

猫叫夜

夜中小区空荡着黑暗
猫叫在黑色的空气中回荡
多么黑而寂寞的夜晚啊

云矛

“你的武器、是那把钢矛？”

“不是，是锤子哦！”他指了指那插在云中的钢柄，摇撼道

天空猛然晦暗

巨云滚若宫阙

云

死者死后便化作水汽，
在天空上看过全世界

浮游消散于人世间之后，便消散在冥之中，成为无知无觉的世界黄昏冥冥的一部分

生魂本该消散于水汽中不复存在，而化为云气而复化为世界
而祂却是那强烈的生魂凝聚而成的东西
但与传统的故事中不同的是，祂不是什么怨念重重难以转世的残魂
祂无忧无虑，仿若一小片心无挂碍的湛蓝天空

夺舍

梦的审判官在我的身体里与天兜对话
祂假装是我，与天兜对话

天兜问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

梦“所以……应该是xx？”

我“当然不是啊啊啊！”（问了什么问题，梦的审判官给了一个（我和天兜之间）很私密向成人向的回答，让我羞得不行吐槽得不行）

天兜：……

梦“啊啊，不装了。总之，xxxx”

当然天兜和“我”之间并不是那种卖肉向的塑造，所以这个问题（梦的回答）更倾向于吐槽和搞笑而不是性

晦雪世界

小雪

雪日的晦暗，将大气与一切凝结成了淡淡的晦紫色

发青的黑暗世界（能看清一切，就像白天一样，但让人感到黑暗，眼前的色调仿若黑暗的隐喻）

魔王～花之亡

封面：魔王的脸正对镜头、直视前方，皱眉而提眉尾使得瞳仁缩小，看起来凶狠而顽皮，长舌头吐出而一切沐浴在色彩颜料泼洒斑斓中

魔王出场：仰视侧视视角，魔王胸身前挺，手臂（胸肌与大臂的连接处极度拉伸）向后，仿若刚刚向后甩下披风，祂的前方是一片空白，后方是花落灿烂、如被甩开的披风一般向后吹去

勇者站到了魔王面前，伏低身体架开了战斗的姿态

接下来的场景特色是：所有的魔王的画面全都是100%正对着它的脸的、画面下框切到胸部的位置完全相同的画面（画面矩形比例2: 1）

你没注意到这里的天花板吗（正对着魔王的脸，手在祂的脸边完全对齐、直线上指）
天花板上花海沉甸

以下是勇者发现天花板后的一页：

魔王的脸（直视摄影机，手指依然僵直在上一个画面不动，瞳仁小，让读者隐约感到一些不安）
魔王的脸（什么都没变，但祂吐出了小小的舌头（有别于封面的长舌头），笑了）

勇者在一片鲜艳的花海中窒息，脸色铁青而挣扎

魔王～花（2）

一整页：魔王双手仿若在空中蹂躏着什么

下一页：无数现实中的人脸，带着自己的多彩颜色，恶心地相互扭动在一起，互相做的表情的肌肉的力和皱纹的扭动流动在一起

表情在滚动，花朵在呐喊

魔王～花（3）

在上面的过程后，勇者失去了意识

一整页的黑色

一整页的彩色九宫格

一整页的细化彩色点

一整页的白色

一整页的彩色九宫格

一整页的细化彩色点

一整页的黑色

勇者慢慢睁开眼睛……

勇者被抓住了

发现自己正赤身裸体躺在花丛中

色调整体氛围如同阳光下的紫罗兰一般，但又是花朵繁茂（此时更加素雅和克制了一些，比之前的霓虹色收敛安静了很多）

身体……内脏在溶解

身体里绽开了一朵又一朵柔软的涟漪

像是墨花一样扩散的温暖

感到（身体感觉）有冷的，有绿的，有红的，有暗红的，有银色透明的，

我被占有了，我被溶解了，我不存在了，而化为新的很多很多花的枝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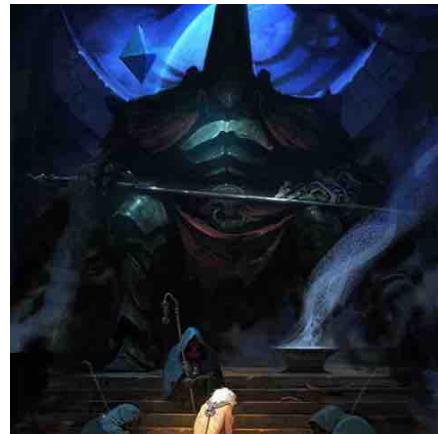
蛇

蛇的身体在周围的树枝和地面上盘绕
这一整个地方都是牠的身体
蛇身的领域
每一个地方，或者说整个地方的整体，都是牠的随心所欲



像水一样

不是指他们的袍子像水
而是整个内部也都像水一样



Final Judgement

蒙太奇的一系列镜头，到这里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这是粉碎了英雄的一切之后，对他的最终的黑暗审判
此时的他，已经只是孩童
抱着自己的双膝，已然在精神上一丝不挂地被透支
一些拘束他的黑暗的（小）使者，在他的身边，仿若同情他

柔弱姿态

在头脑听音乐的时候

不要进入防御姿态，不要进入blur姿态，不要进入无趣地包裹自己的姿态

展现那种vulnerable的大脑，柔软的大脑被音乐直接轰击而无语言的隔阂

毫无保留、无望生还，并且不用“无望生还这一点来保护自己”

全然地脆弱，不去接受，也不去拒绝，就处在柔软的暴露姿态

语言在保护我

语言在保护我
把我和什么东西隔绝开来，仿佛一层塑料膜

语言想让我生活在人类认知的真空中
而我看不见这悬崖边之下，我看不见我面前的东西

琵琶姐妹

姐姐穿着一袭如太阳光一般流淌而下的长裙
长裙绽开铺展在地上，她仿佛从地上长出来的升起来的一样，身上还粘着地面（的光华平面）
她的人相比于那光华如流水一般的长裙，显得如此娇小
但凑近了看，她又如此挺拔

神见世人

一幅画名为「神见世人」

是日神扭头向下，看着有些身侧的方向的

日神正脸画

日神表情微妙，仿若笑而实际上未笑

日神脸后，或者说脑后，光明盛大

世界名画一般，展现着某种微妙的神性的作品

伪日

千镜「光境琉璃」
在无色界一般感觉的天空中
片片镜雨纷纷，光明无边的暴雨世界

一鸡鸣而天下唱晓
天下唱晓



水中

水中倒映的火焰更加鲜艳绚烂，仿若在呼呼于空气中作响

空中漂浮着的雪

空中漂浮着的雪

漂浮

随着气流搅动

密集地构成了风涡

2024-01-23 Tue



夕阳冲上海岸

魔王～花（内脏）

番外：花的魔王与天呪的互动
魔王“好啦～斗不过你。不如，我们来
猜花瓣吧”

猜中者便献上自己的内脏
内脏与花，同样鲜明；内脏如同花苞inert得紧致结实，是“内”的最好的具象、感官诠释
而内脏打开，也鲜艳如花，绽开的平展感如花

魔王输了
“呵，你以为我会就这样……”话音未出时
天呪已跳到眼前
“内脏拿来。”戟尖如水一划，魔王的皮肤从头顶破到胯下，细细一线地打开
内脏破出而取走了

古话蓝天

那冬日的蔚蓝得寂寞的蓝天下

那黄果点点的树，枝条如烟花一般地分别横状扇状绽开黄果点点，如同烟花中的点点爆炸（形容其形状）而其颜色，如此古朴，整个天空下的许多扇子形成的扇子丛（说是扇子丛其实只有两三朵扇子形成）如同日本的古版画一般典雅



天空

【【吉他】花如幻想一般（花は幻想のままに）东方指弹（重置）-哔哩哔哩】 <https://b23.tv/Bdcp5BZ>

从近处枝条的黄果向远处的一簇又一簇伸远而去

（照片上显得太平了，人在实地看的时候，有更多的由大脑感受的空间感知，而照片只是（低配版的）眼睛的平面图像）

一簇又一簇地向远方而去
向着我抬头方向看去的
遥远而无限的天空深处
天空不知处

都市魔术师（另一版本）

他两指捏着魔术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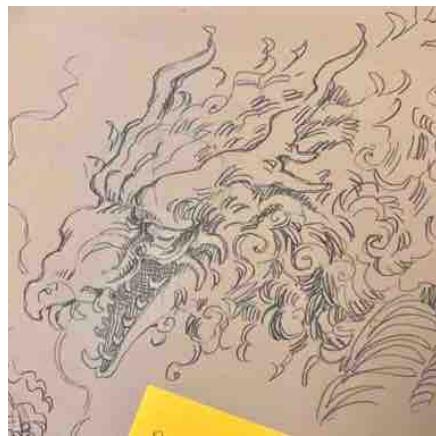
城市的密集窗口和灯火，那混凝土的高楼群
拦腰破开，如风一般随着那根纤细魔术棒的尖端流动起来
如同海浪被那细细的魔术棒引起而动
楼宇如水一般流动而碎裂开来

都市魔术师 (2)

楼宇如风般破碎
是指如同风的质感一般，风本身就是破碎而流动的
在空中，在风中，如火如墨般破碎在风中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脸上的皱卷在燃烧



她就如同她大提琴的琴声

她厚重地在午后沙尘一般的阳光中流动
丝绸流动

蝙蝠团长

那个位置正对着他的眼睛

蔚蓝洗牌

从楼的正面看
楼群如同一张张前后交叠的牌，在天空下交替变幻

除了那楼群中楼楼交叠穿插以外
天空显得一片蔚蓝
蔚蓝到有些不自然
蔚蓝得遥远无穷
蔚蓝得一片空明

void

楼尽天明

两排楼宇，窗户如海一般压迫性地透视向前（向远方）冲去
如海般滚涌而去，不将势能扭曲在原地成为漩涡（梵高星夜），而是如大海一般排山倒海两排汹涌而去

远处是像水坝一样横在尽头，挡住了那楼宇的海流与天空的躺倒的平楼

那“水坝”之后的
便是（从水坝之后）泛白的淡蓝天空
一片void

轮骑士

几个同心圆与直线轮轴的辐散型构图
他在那中间

虽然说是骑士，身着铁甲
但他在那中间

海底树涌

海底

我们抬头向上向远看去

黑压压的树根的洋流，向外伸展而来

(我们向前游的位置与树根的海流向外延展而出的方向垂直，也即我们是在那侧向看着树根在眼前的（上方）横向外流的，虽然它们并不是直线单向流出，而是每一簇大大小小曲曲折折的树枝们有一个辐散的中心，也即“树干”)

一片黑压压的大海

流动

(广大得看不见尽头的黑压压的树根涌流)

(这些树根整体向上30°而去，是倒伞形)

月信号

那水泥柱电线杆，就这么沐浴在正常的阳光下，正面明亮
在那蓝色的虚无中，在那蓝色的宇宙中，轮廓清晰
延伸向远端的电线垂挂向蓝天深渊
垂挂在宇宙中

仿若能听到上个世纪宇宙中虚无的电信号
那粗糙的对讲机在宇宙中粗重的呜呜声

塔吊之臂，塔吊站立

在那全然空阔，八方无物的蓝色大气中
站在那之下的细细塔吊臂长
四方空阔，四方大气，四方无物，
孤立于其中，用细瘦的一条身体直立在那镂空塔吊臂的堪称恐怖的高度上
在恐怖的极点之后，那是一种神性的超越感

把视线固定在那空天之下细细的一臂镂空上，
仿佛有一线深蓝的渐变模糊轮廓在周围似的
用视线和大脑把它从大气中分离出来，仿若放上无穷细的隔膜
现在，站在的分离孤立在大气中的细臂上吧

天下枯影

单调地虚无得一片蓝色的天空下
金黄色的叶影燃烧至焦橙
大面积的蓝色，差不多大面积的中面积黄色，小部分的黑色（树干折曲）
在那左上斜下15°的山坡上，冬天的枯草焦黄无色
坡后一角白房子露出一小片
宁静的冬日燃烧

(Sights with marble pair
tada桃子)

隐没在大海之边的小路

大海与天际如此宏大
成为远方模糊的一线天海无处

天海之境，宏大地在远方（1）
然而却就仿若在航行向不远处的远海（2）

（1）
天海一线，仿若远在地平线的天巨浪
对比之下，近处的山脚下起伏而布的（顺山入海之地势而生长的），仿若流入倒进大海一般的小镇，虽然在近处显得大小适中，然而却在远方一线的对比下显得如此渺小

我站在小镇之外
这山坡的下坡路上
公路分叉向小镇一条支流

公路两旁绿植
而转向小镇后，就变成了雪白的白桦，枯枝一团盛开，在道路两旁

公路的支流，向下下坡，一线地由着道路两旁稀疏而不时出现的白桦，流向下坡远处的小镇里，流向远方的天海弥蒙

正午之诗

正午之下

太阳强烈，悬浮于天际的楼房之上

我在山上，看着那远方天际下的楼房群连成一线

连成了淡蓝的一条起伏带

练成了淡蓝的一带

如在雾气之中

如没入日光的雾气之中

正午的寂境

山上见海

在山上起伏的树丛中跋涉

终于来到了广阔天空下的公路开阔
仿佛能听到汽车引擎在天空下碾过公路的开阔声音

又过了一段路
更让人感到惊喜，广大的怅惘孤寂与神性的喜悦的是
突然从公路上山曲线的极大值驻点处看见了
远方山下，天际之下的一线大海

御伽の国の鬼が島 钢琴的开阔处

正午之诗（2）

那些楼房与人间世界要恢复了吗
那楼房，其本质变得如同剪影，蓝色地烟雾迷蒙的正午的本质
瞬间从那一线远方中汹涌而出，如同瞬间铺展在地上的大水，
如同一瞬间平展而开的海洋一般涌来
无数幻影飞越过我眼前，无数楼房穿过我身边

如同无数奔马奔牛的背部
万马奔腾于烟雾迷蒙中奔腾而来，在那正午的太阳的虚无之下如同大海大浪一般滚动万物

人间又瞬间从天际展开了
我又重新能看见那楼下小巷，我又能重新看见那栋楼的破旧楼梯间，我又能看见那早市包子笼屉的蒸汽，我又能重新看见坑洼石地上的污水

裂天之树

在天空中裂开的一丛树

一个完美的树所占的平面椭圆，如佛手一般在天空中圆寂地裂开

天空淡蓝而醇厚，树枝深刻而黑暗

(深刻是指深)

下午栏杆

下午4点斜照的阳光
有些靠近傍晚的斜射，但仍然如此灿烂
显得如此孤寂，在这蓝天之下

黄色的楼房有个外挂走廊，我推开阳台门（顺手推回关上）和天呢倚靠在那左右没有尽头的阳台上，栏杆黑色，楼房在下午中黄色，天空一片虚蓝
喝着酒，吹着接近傍晚的风

(摄影机仰视视角30°)

裂天树丛

天空裂出了密密麻麻的细细游蛇一般的罅隙
丛林弥布
那三维的裂隙所构成的丛林

在夕阳中流血

夕阳笼罩，一切都是沉甸甸的橙红
如此劳累，如此疲劳，全身下坠，沉入土地和红色
而我在这夕阳中，趴（蜷缩）在地上流血

天空列车

所以，最近各地列车消失的新闻
(列车飞向地平线之后就消逝)
就是出自祂啊

在那天空上穿行，
在那大气之中穿行
在那看大地城市如蚂蚁的大气中呼啸
在那列车的顶上与祂决战

另：
在那虚蓝的宇宙中，在那无际的天空中
渺小的
宇宙列车

如白天的，虚蓝宇宙中的月球一般缥缈

琉璃焰火

所以，
琉璃在他内脏中生长、结晶
真是个玻璃样的病孩子

琉璃开花的时间是六月
必须赶在日光最灿烂的时刻之前

撑开那透明的伞
迎接那琉璃盛开的大雨吧

琉璃河

那在时间中凝固的琉璃河

琉璃作水（水在溪流中透明的、如丝绸一般的质感），如河水般千姿百态地流动叮咚

琉璃的众河不像一般的河一样发源于山坳无处

而是由琉璃海而落下

那如同黄河一般奔腾的

巨浪淘腾的轰隆

那样的情态和势能，浪花腾花凝固于琉璃之间

那碎琉璃密集，如同蚂蚁般。只要光线一照，灿烂如风沙般的太阳海

“绝不能让日光浸入琉璃海

可见的世界，都会寂灭于光芒中”

（海的波澜万状，像上面的琉璃黄河一样碎裂而成海，波澜碎裂起伏无边的光芒）

光芒无边

日光之远

那层层前景之后，那远方的烟囱，静静地伫立在无限广大的日光世界中
静静地冒着烟，静静地没入不存在之中
一片虚无的光明世界

天人之舞

在高音部和低音部，或者两个乐器之间，或者随便什么对立区别的东西
有着相对的两支进行的音阶，它是3它就是-3，它是7它就是-7，仿若相对面而跳舞的两人
一会斗舞相对，一会配合相舞，一会似敌似友、似配合又似不时相对，而这关系的总体奏上出了惊人的乐章效果

比如，一个音还可以与那个音相仿，但又稍落后一点，不时又不同一点、调皮一点，不时又比它沉稳和惆怅拉长一些，仿若落后一点的配合舞步
自己的多巴胺或者其他激素水平的状态在线的时候还可以有更多的点子

按照这个思路，你也可以作出这样战斗的曲子

魔法之夜

如果说夜的质感是水
那么魔法的质感就是火

如果说夜、天、世界的质感是水
那么人类、魔法与酒的质感就是火

而由魔法，也就是迷魅流动的火构成的夜晚
黑色而不显黑暗呢

机械魔法之夜

不是在说机械造出的效果和力量像魔法
把机械都当做是一个黑盒子然后把它当做什么魔法器具也太无聊了

那齿轮传动之间的力的流动
那咬合之间的肌肤相亲
那机械每一个部件相互以不同的姿态同时交互之间
以及那整个机械运与行所整体奏出的交响曲

那之间流动着像魔法一样的，水一样的东西



在绚烂中盛开的枯枝

也可以是根系



流水

白櫻如流水